

城市记忆与文化遗产

——工业遗产保护下的中国工人村

周大鸣 刘家喆

(中山大学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论述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这里居住着三代工人,他们都是老工业基地的缔造者。他们经历了工人阶级的辉煌、改革的阵痛、反思后的腾飞,他们的生活就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历程的缩影,他们的“工人精神”更是这座老城发展的精神内核。工业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将冷冰冰的机器、厂矿封存起来,而是将一座工业城市发展的历史展现出来,是将使这些冰冷机器喷发火光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展现出来。这才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 工业遗产保护;工人村;城市记忆

中图分类号: C9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2)02-0001-05

City Memori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Chinese Workers' Villag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ZHOU Da-ming LIU Jia-ji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Workers' village in Tiexi District Shenyang City was founded in 1952. Three generations of workers live here and they are the founders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They have experienced the brillia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pain from the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Their lives are the miniature of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Their “workers' spirit” is the core of this old industrial city.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is not only to protect the cold machines and factories, but also to present the history of an industrial city, which makes these cold machines erupt flames. Thu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is city and the drive for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can be illustrated clearly.

Key words: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workers' village; city memories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加快了发展的进程,城市的面貌、人际关系网络、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类的历史也因此进入以钢筋水泥、机械化大生产为代表的工业文明阶段。但很快人们又在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走上了后工业化的道路,留下了身后巨型的工厂、深邃的矿场、锈迹斑斑的铁路。这些遗留物正是人类技术进步的体现,是城市发展的路线,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见证物。保护它们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需要。

2003年在俄罗斯举行的国际工业遗产协会全体大会宣称工业活动的营造物和建筑物、曾经使用过的生产流程和设备、所在的城镇和外部环境,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显示物都意义重大,它们应该被研究,它们的历史应该被讲述,它们的意义和内涵需要深入研究并且使每个人都明了。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在《下塔吉尔宪章》中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为: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这些遗留物拥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

收稿日期 2012-01-11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男,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

刘家喆(1982-)男,辽宁沈阳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都市人类学研究。

的、建筑的或是科学上的价值。这些遗留物具体有建筑物和机器设备、车间、制造厂和工厂,矿山和处理精炼遗址、仓库和储藏室,能源生产、传送、使用和运输以及所有的地下构造所在场组成,与工业相联系的场所,比如住宅、宗教朝拜地或是教育机构都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

宪章中提到,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它是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它见证、记录了人类巨大变革时期的日常生活;工业遗产具有技术和科学上的价值,它见证了科学技术在工艺流程上的发展轨迹;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体现在工业设计品的品质当中,也体现在整体城市的特色当中;工业遗产还具有经济价值,这种价值将体现在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些价值内含于遗址本身,内含于它的结构、组件、机器设备和环境中,存在于工业景致和书写文档中,并且还存在于无形的工业记录中,还容纳在人类的记忆和风俗习惯中。

一、城市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

“城市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化身,城市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史,反映着人类社会与人类自身同样的发展过程。城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介质。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生息、工作、购物的地方,它更是文化的容器,更是新文明的孕育所”。^[1]城市的发展经过了前期的积累进入了中世纪的巴洛克权力结构,进而又发生了商业的扩张和城市的解体,在19世纪工业技术的催生下进入了“焦炭城”的时代。“焦炭城”时代的城市特点就是工厂、铁路、贫民窟。在国家重工业、采矿业、冶炼业、制造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多城市的发展进程就像帕特里克·格迪斯所说的:“贫民窟、次贫民窟、超级贫民窟”。无论对工业城市的评价好与坏,城市始终为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留下了重要的线索。

城市遗产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既有可能是古代的建筑、民居、集市,也有可能是近现代的工业建筑、商铺、公共建筑,这些遗产构成了城市的独特气质。工业遗产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见证物,同时也是城市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是对城市发展历史的尊重,是对城市特色的珍视,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其中,城市工业遗产记录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历史,记录了城市企业开创与发展、辉煌与衰落的成长史,体现了工人阶级开创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生产车间的记录本中、体现在厂矿的宣传口号中、体现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中。“城市的工业遗产更记录了普通劳动群众难以忘怀的奋斗人生,对其本身和家庭都有特殊的情感价值。这种价值存在于文章的诗句和生活日记中,存在于受工业生产的规章制度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的特殊生活习惯中。保护工业遗产是对民族历史的完整性和人类社会创造力的尊重,是对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纪念和其崇高精神的传承”。^[2]

工业遗产不是历史的废弃物,不是城市发展的历史包袱,而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资本和宝贵的财富。工业遗产中的建筑物是时间和历史的凝聚物;工业遗产中的技术有很多是未来创新技术的突破口;工业遗产中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故事可以引发民众的强烈认同和历史责任感。所以,城市的发展与工业遗产保护之间不是矛盾的关系,城市发展不仅不能抛弃工业遗产,而且还要保护、珍惜它们。

中国的东北是重要的工业地区,沈阳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沈阳铁西区工人村自建立的60年来,渡过了建设时期的辉煌,发展时期的困惑,新时期的崛起,经历了单位制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单位制社会瓦解时期的混乱思想,后单位制社会——新社区的团结。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沈阳城市发展的兴衰成败,见证了新中国工业文明的辉煌历史。

二、集体主义创造的辉煌

相对于欧美国家工业化实现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中被迫启动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且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实现了工业化的初步目标,建立了一个基本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在这大工业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国家”与“阶级”成为动员全社会的集体符号,老一辈的工人为了国家的建设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同时第二代工人阶级也继承了这项光荣的使命。

1952年5月,为解决和改善沈阳产业工人居住条件,中共中央东北总局、沈阳市人民政府决定在

铁西区西南地带兴建规模巨大、设备齐全的新型住宅——“工人村”。据当时工程规划设计,工人村规模宏大,将投资1200万元,占地面积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工人村”参照苏联社会主义的标准设计,分为家属住宅区、单身宿舍区、社会及行政中心和公园区等。在家属住宅区内,设有4所托儿所、6所幼儿园、两所小学校 and 浴室、合作社、诊疗所等。“工人村”东侧是社会及行政中心区,在区的南面是一座大型的俱乐部,里面分设电影院、图书馆、跳舞厅等设施,可容纳1.5万人。俱乐部的背后是一片广阔的绿化区,设置有运动场、游泳池等。工人村中所有的住宅都是二层楼房,每间房内都设有寝室、厨房、厕所、电灯、上下水道、暖气、煤气等设备。这在当时的沈阳市乃至全国是一项令人瞩目的工程。

工人村的修建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在70多万平方米的地面上几个月就建起79栋楼房,依当时的技术条件可以说很难完成。但是建造工人村的七千多职工在1952年9月正式举行开工典礼那天全体致信给毛主席,“保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并且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提前完成人任务”,“盖好工人村!让咱们自己的阶级弟兄早一天搬进去住”!^[3]已经成为每一个工人村修建者的口号。

1952年12月15日,“工人村”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79栋大楼的“工人村”第一期工程大约65天就完成了。各地正在加紧安装锅炉,准备点火送气,有些厂的职工不等单位安排车辆,自己雇着大马车拉着行李和生活用品率先搬进新房,感受着生活环境的温暖。

铁西工人村的工人作为铁西区工业的技术骨干,作为沈阳市工人工作精神的榜样,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的根本力量,在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期间,国家把铁西列入重点改造的工业区,国家列入“一五”计划156项工程的有3个,投资超过百万元进行企业改造的40多个,新建大中型企业12个。驻区工业形成以机械工业为主,包括冶金、化工、制药、建材、纺织、酿造等门类较齐全,大中型企业较集中,配套能力较强的新中国的工业基地之一,铁西区已成为密集型工业区。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装备,还提供人才、技术,支援新工业区和三线建设,生产一批全国“第一台”新产品,几十种产品产量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另外,随着工人村成为了城市的焦点,铁西区的人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之初,铁西区有人口111966人,到1958年,铁西区人口增长迎来了第一个高峰期,累计出生人口156131人,年平均17348人,出生率在50%以上。1959年至1963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铁西区发生重大变动,人口增加变化也比较大。1960年1月划入部分农村,全区人口增加9万多人。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现在1963年,当时人口出生率比较高,达到了57.23%。1964年以来,铁西区人口发展比较平衡,不再受工业发展左右。直到1977年,铁西区总人口为461776人。沈阳市工业发展的需要,铁西区生活环境的改善使铁西区的经济、人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人村作为核心地区的位置在此过程中也更加牢固了。

铁西区工人村在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辉煌是铁西人的骄傲,同时也是沈阳人的自豪。新中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在铁西工人村成长了起来,他们经历了动荡的政治环境、克服了自然灾害,眼前的工业之都是他们一手造就的。他们带着这份骄傲与自豪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三、工人阶级面临的困境

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辉煌阶段后,到了1978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东北工业基地的发展脚步放慢了下来,经济增长也停滞下来,最终从一个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基地变成了一个老工业基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北老工业基地更是成为了问题集中、困难重重的代名词。

经济改革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被称为“毛时代的道德经济”,“这个框架认为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破坏了基本健康的社会主义秩序。毛泽东的黄金时代是一个承诺了平均的时代,至少那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是相对稳定的”^[4]。在道德经济的影响下,工人阶级对集体的构想是不怕不公平,而是怕不平均。在当时,“平均”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没有利益冲突,有的只是统一目标的阶级。当时最为普遍的观点就是“工人阶级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的光荣传统,团结一致。任何人对四个现代化贡献得越多,国家和社会给他的荣誉和奖励就越多。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来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的身影遮蔽

了整个社会,形成了社会与国家的同构,社会本身应有的活力消失了。^[5]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虽然计划经济制约了社会的活力,但是它提供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确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平均主义在缔造一个阶级的同时,也给这以阶级带来了不公平,这成为之后改革的一系列目标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时,铁西区的一些工业企业已经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状态,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截止1988年,铁西区辖区企业总数520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148个,合营企业12个,集体企业360个,集体企业360个。520个企业中,工业企业就有335个。这些企业几乎都处在污染严重、人员繁冗、亏损严重的状态下,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成为了企业存活的唯一出路。铁西工人村的居民分属在全区40多个不同工厂,无论是新中国工业的开创者,还是在“工人子弟”光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都面临着家庭生活和心理上的极大落差。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既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又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时还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单位制的解体,这些都是工人阶级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从前的困难是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工人阶级是领导者,勇于牺牲。现今的困难主要是由工人阶级承担,而这一困难要求下岗,工人阶级容易产生一种“主人翁”地位的丧失感,工人阶级的老大哥地位也动摇了,就像人们常说的“老大靠边了,老九上天了”。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存保障型”经济的改变使工人阶级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计划经济下国企工厂政治以国家垄断资源,并保护国企工人利益的方式形成了工人对工厂的忠诚和依赖,构成了工厂与工人之间以互惠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关系,这种生存有保障的经验被工人视为理所当然。当国企改革将工人推入市场时,它不仅割断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心理联系,使工人被迫进入竞争。工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下经历的生存危机更加剧了他们对那种“有保障的”生活时代的怀念,并在其自身生活的社会圈子中形成了对变迁的抵抗情绪”^[6]。

另外,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使人们对工人阶级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促使中国社会阶层发生了结构

性的改变。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社会阶层的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7]。工人阶级在这一由阶级社会向阶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自身被无情地解构了。随着工人阶级自身的被边缘化,工人阶级文化也变成底边文化。作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文化在建国后的30年里一直被视为国家的主流文化,是工作及生活中的风向标。但是在经济改革时期,由于工人阶级经济生活水平的每况愈下,其阶级文化和阶级理念也为社会大众所抛弃,从而变为底边阶层文化。

随着改革开放,新观念的诞生,国企改革,单位制的瓦解,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1978年,改革开放后报道了第一个农民万元户,在那个工作收入只有几十元的年代,“万元户”成为了当时生活的幸福指数。在工人村生活了几十年的工人们,在单位文化影响下的居民们很难一下子脱离开一直固守的“家”。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困难,更是文化上的冲突与信仰上的瓦解。铁西工人村一夜之间由令人骄傲的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变成了“下岗村”、“休闲村”,工人们也不得不在困境、彷徨中寻找新的出路。

正如HURST在他的《社会主义后期的中国工人》中所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中国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转型,影响尤其严重的是那些社会主义的胜利者——工人,他们发现在社会主义后期阶段他们自己却失业了。”^[8]这种既“失业”又“失位”的状态,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争论和抗争。对下岗工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岗后工人的心态、行动以及社会稳定的层面上,其全都是事后控制的目的,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以及下岗工人生活信心的恢复,而从来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内心诉求予以满足。

由阶级社会向阶层社会的转变,由计划”到“市场”、由“单位”到“社会”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是权力再分配的变迁,是外部环境与内部价值取向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现今“阶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还有没有实际意义,但老一辈中国工人阶级在此刻的社会事实中已经变成了工人阶层,甚至有

一大部分是底边阶层,他们的生活才是工业城市发展的脚步,才是“中国工人阶级”意义的归宿。

四、城市记忆的回归

在单位制社会已经逐步解体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而新的公民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又意味着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生活框架的重新构建,以及城市对于大众生活文化的回归。

城市的发展来自于人们对城市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又是城市历史积淀的结果。沈阳市政府在加大力度保护工业厂房、基地的同时,也将目光集中在工人村的发展上,对工人村现有的建筑予以保护,还在工人村原址上开设了“工人生活文化馆”,充分地体现了对工业遗产的重视以及对地方历史的尊重。工人新村三社区组织了“工人村文学社”,将发生在工人村的故事重拾起来,这既是社区发展的需要,也是生活在工人村人们的需要。生活在工人村一辈子的退休老人也自发地组织各种活动,通过收集老报刊上的工人村信息、宣传画的剪辑、生活经历的回忆,向外界展现已经消逝在现代生活中的历史。

工人村自建国以来已经近60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三代工人的宝贵财富,这段历史中既有获得成功的喜悦又有历经苦难的辛酸,这段历史是新中国成功崛起和工人阶级斗争胜利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生活史的真实写照。记录工人村的历史是沈阳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对集体主义精神回归的需要,完整的呈现这段历史对当地社会发展史的延续,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都有着重要意义。

铁西工人村的建立与发展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沈阳城市发展史的缩影,更是中国工业发展史的剪影。当前应该平衡好工业遗产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将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相契合。工业遗产保护应是工业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理应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规划中,同时工业城市也应利用自身特有的历史文化推动独具特色的城市化发展。世界城市发展史告诉我们“地下城市有最终变成埋葬我们焚化着的文明的墓穴的危险。现代人的唯一出路是重新从黑暗的地下出来,走向光明,鼓起勇气,不要逃避现实,躲到月球上去,而是回到他自己的人类中心——制服他与其统治者所共有的好胜性和不理性。他不但

应当忘掉战争的艺术,而且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努力去获取并掌握生活的艺术”。^[9]一个城市的历史就是这个城市人们创造的生活的艺术,铁西工人村用近60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国辉煌的工业文明,这段历史是现代生活在中国工人村的人们、生活在沈阳市人们生活意义的归宿。

注释:

[1][9]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5.494.

[2]聂兴洲.工业遗产——不能忘却的城市记忆[J].广西城镇建设,2009:57.

[3]李禹.沈阳日报[N].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一〇五九号.

[4][8]William Hurst.The chinese worker after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117.1.

[5]孙晓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0.

[6]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1).

[7]陆学艺.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

[责任编辑 唐仲山]

[责任校对 张海运]